

全民  
閱讀  
精品  
文庫

# 众神的微笑

关圣力 / 著

全民  
閱讀  
精品  
文庫

# 众神的微笑

关圣力  
／  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神的微笑 / 关圣力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71-1316-4

I. ①众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7767 号

责任编辑: 周汉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5.5 印张  
字 数 192 千字  
定 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316-4

## 目 录

漂浮在河心的灯光 1

众神的微笑 39

另一层皮 87

人之初 127

性本善 173

大风天 209

## 漂浮在河心的灯光

---

吕秋日掉沉井里了。那会儿，我刚刚把胳膊放到了周晓苏的肩膀上。但周晓苏不让我放，她固执地扭动身体，还抬起胳膊抵挡我。但我是下定决心要这样做，一定要把胳膊放她肩膀上。我说你别挣扎，那没用，你那么瘦弱的身体，怎么抵挡得了我？我就把胳膊在你肩膀上放一放，又不干别事。你看咱们俩挨这么近坐着，我的胳膊是不是没地方放啊？我这么说着的时候，周晓苏的身体已经不再扭动，她稍稍向前倾了倾身体，尽量不接触我。她用胳膊抱着双腿，下巴抵在膝盖上假装不理我。我把胳膊放到周晓苏肩膀上了，但这样放上去很别扭，我故意加把劲，想把她的身体扳直，但她不动，固执地向前倾着身体。

山区的夜，一望无际地黑暗。几颗小星星点缀在遥远的半空里，只能看见一点微不足道的亮在闪烁。月亮瘦得可怜，只剩下席篾儿似的一个小弯挂在遥远的天边。偶尔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大山上，有两三个淡淡的绿色或橘红色荧光小圆点，在深深的黑色里缓慢地飘动跳荡。

我们掏完了沉井，吕秋日说你和小周找地方坐会儿，顺便盯着机器。我去下几个拦网，要是粘着鱼，明天早晨下了班，咱们开荤。吕秋日是从长辛店人，他会逮鱼，从小跟父亲学逮鱼。什么钓杆儿，甩杆儿，撒网，粘网，他鼓捣得都像模像样，也确实能逮到鱼。他把从家里带来的渔网渔杆儿什么的给我们看，说都是他老爹曾经用过的，还说家里有许多渔网和渔杆儿。只要说起钓鱼的事，他总是充满自豪。

吕秋日带来的这许多渔具，让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学生开了眼。但也仅仅是开开眼而已，我们不会撒网不会甩渔杆儿，更逮不到鱼。吕秋日会逮鱼，他出尽了风头。除了会逮鱼，他还有个绰号叫“驴球日的”，但几乎没人敢当面叫他这个绰号，连吕字的发音都不敢马虎，要是他感觉那“吕”字的发音像“驴”字的发音了，他会立刻跟你急。至于为什么叫他“驴球日的”，是因为谐音还是另有其它原因，谁都不知道。后来大家为了避嫌，再叫他的时候，一律都叫他秋日。

永定河慢悠悠地往前流淌，河水很大也很清亮。坐在河边，顺着河床看去，那河水竟泛着闪闪白光，一鼓一鼓地涌动着翻滚着向前。河床里笑闹着风，听不见水流动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。我和周晓苏坐在便桥边上，秋的凉风，像瓢泼出去的水，很潇洒地轻轻拂过大地，拂过我们裸露着的胳膊、大腿、脖子什么的，凉得很舒适。

周晓苏坐在我右边，俩手抱着双腿，头微微低着，下巴搁在膝盖上，大眼睛睁得圆圆地盯着远处，愣愣地一动都不动。秋风吹凉了我的胳膊，只有放在她肩膀上的胳膊感觉到微微地热。就这么的一点点的温热，足已使我感到了女性对我特有的引力，让我沉浸在胡

周晓苏不动，坐得很沉稳。我看到周晓苏的脸被夜黑衬托得分外白皙，很好看。秋风轻轻掀动她额头边垂着的一绺儿长发，那一绺儿毛发在秋风的吹拂里很轻很轻地飘动，那一种清香便更浓了。

思乱想里。

我几乎没这样感触过女性，上学时，虽也有过与女同学手碰手的时候，但都是在不经意间碰到的，什么感觉也没有。现在真实地挨着一个女人，虽说还隔着衣服，但毕竟是把胳膊放到她的肩膀上了。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加快了，有股子劲儿在脑袋里一拱一拱地闹腾。我琢磨着这时应该做出点什么举动，周晓苏不是曾经说过喜欢你嘛，呆坐着怎么成。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亲密接触，究竟怎么开始呢？就这么坐着，挨着周晓苏，好像一本正经似的，可我心里却每分钟每秒钟都在想周晓苏说过的话：你这个人挺好的，也有才。你要是比我小5岁，真想和你谈朋友呢。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的大脑皮层一阵一阵痒痒地麻木着，感觉陷入到男女情爱的强力想像中，晕旋着，失去了自我意识一样。

我闻到了秋风里弥漫着的一种清香味儿。我知道这香味儿来自周晓苏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香味儿。仔细闻闻，香味儿很像雪花膏的香味儿，但绝对不是雪花膏的香味儿。雪花膏散发出的香味儿浓厚尖锐，而我闻到的香味儿却清淡柔和，沁人肺腑，足以让人沉醉。我感到奇怪，她的身体怎么会散发出香味儿呢？我从未闻到过的香味儿，一阵阵飘过来，诱惑着我，使我陶醉。我悄悄歪了头，斜了眼睛看着周晓苏，鼻子也仔细闻着，寻找香味儿的发生处。

周晓苏不动，坐得很沉稳。我看到周晓苏的脸被夜黑衬托得分外白皙，很好看。秋风轻轻掀动她额头边垂着的一绺儿长发，那一绺儿毛发在秋风的吹拂里很轻很轻地飘动，那一种清香便更浓了。说心里话，周晓苏的话一直使我激动，我曾经很多次想跟她说你也挺好的，比我大点不算什么呢，我不在乎。可每次都是想想而已，从来说不出口。此时此刻，我的身体变得不安分起来，非常闹心。我清楚地记得到，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还对我微微笑了笑。笑完了，她的身体突然间

就不动了。

天空黑得通透了宇宙，远处的山峰以其深厚的质量，在这黑色里显出轮廓，朦朦胧胧地展示着自然的霸道和沉重。我知道，山坡上的花、草和树叶还没有枯萎，还是一片固执地花花绿绿，可在夜黑里，它们与夜一起黑得深沉。

我看见有闪亮的小光球，绿色或橘红色的小光球，在远山处缓慢地飘动着。我不知道山坡上飘动着的小光球是什么东西，自然界里总是隐藏着非凡的神奇。听老一辈人讲古说，那种在深山里飘逸跳动的光球，是狐仙在炼丹。老人说，大山里有活了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的火一样的红狐狸或雪一样的白狐狸，它们要修行成仙，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出来炼丹。它们乘着黑夜，把自己身体里的丹，吐出来，在宇宙间炼制，接受天、地、人、鬼、神的灵气，然后再吸回身体里。狐狸们把自己的丹，经年累月地反复吞吐，炼制得久了，身体里积存的灵气便越来越多，那经过千锤百炼的丹，也就变成传说中人们想要的长生不老药。炼丹的狐狸，一旦炼成了这种长生不老的丹药，它们自己也就成了狐仙。道行深的狐仙，便会拥有许多种变化，常常弄出惩恶扬善的故事笑闹人间。

远山处飘荡着的那几个绿色或橘红色小光球，在黑的宇宙间很随意地涂划着抛物线，自由自在的，很美很好看，也把黑夜点缀得充满了活力。我们在河套里上夜班的时候，经常可以见到它们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过了一会儿，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悄无声息地静坐，再也忍受不了来自周晓苏身体的诱惑。我终于给自己鼓足勇气，将我的身体往周晓苏的身上靠了靠。她没动。我又靠了靠，又靠了靠她。几次以后，她都没有反应，更没反对。她没拒绝我，使我得到了鼓励，胆子也大起来。我把胳膊伸出去，悄悄围着她的脖子，另一只手也从前面轻轻围抱她。



周晓苏的肩膀和身体，肯定能够感觉到由我制造出的压力和环抱，但她仍然没有躲开，只是一动不动地呆坐着，没有感觉一样。也不知道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反正这无声的沉默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阴谋，对我充满了更深地诱惑，弄得我的心焦躁不安，灵魂火一样快乐地燃烧着。

就在这时候，对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喊叫。那声音尖细悠长，一声接一声很急促。WUKAS的大铁锤，仍然不停地在沉井里锤击着，机器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巨响，使那边的喊叫声听起来像是交响乐里撞钟发出的脆响，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地声音很悦耳。可此时它所传递的信息，却充满了恐怖。

当时我正沉浸在自己意志的鼓舞里，悄悄地给自己加油。我要趁着夜色的遮掩，干一件大事。我要把伸出去的胳膊，不再轻轻地搁在周晓苏的肩膀上，我得让她感觉到我的存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再我准备把周晓苏紧紧地搂抱一回时，我从轰隆轰隆的巨大响声里，听到了那如同撞钟儿发出的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叮儿……的声响。

周晓苏肯定也听到了这声音，可她仍然呆呆地坐着，眼睛盯着前面，她的头仍然像刚才一样抵着膝盖，一动都不动。我很奇怪，难道她没听见，是我听错了？她不动，我只能怀疑自己。我像狗一样竖起耳朵，使劲地听。仍然听见了喊叫声。

我不能无动于衷了，我必须得行动，因为那喊声喊得是救命！

我用身体用力靠了靠周晓苏说：你听！

这时我感觉到周晓苏的身体忽然颤动了一下，就像人突然间打了个冷颤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转过脸来看着我，很严肃地问我：你干吗？

我把胳膊往起抬了抬，尴尬地停在半空里，不敢再搭放在她的肩

膀上。在她意识活跃的时候，我不敢。虽然我想，虽然我很想挨一挨她女性的身体，虽然那部位只是肩膀，我也想把那诱惑，那女性的神秘和温柔主动地感觉感觉。可是她就是在这个时候转过头来看我，她的目光，她的问话，终止了我的行动。我的胳膊，只好尴尬地停在半空里，就像刚才她楞楞地把头抵在自己的膝盖上一样。

周晓苏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的胳膊，然后把目光直对着我。她的眼睛很美很亮，眸子比黑夜还黑，我不敢像她看我一样地看她。只一瞬间，她又去看我的胳膊。于是，我的胳膊就在她的目光里耷拉下去。她说，你刚才干吗来的？

我心里说我干什么了，你没感觉吗。没感觉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，还问，想难看我呀。我没回答她的话，只对她说：你听！

几乎是同时，她也说：你听！过了一会儿，我们俩人又说了同一句话，谁在喊叫？

吕秋日！是吕秋日在喊！只能是他在喊叫。河套里没有其他人，只有我、周晓苏和他。如果发出喊叫声的不是他，那么这声音出现在这样黑黑的、空旷的河套里就显得十分地恐怖了。得去看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吕秋日在喊叫，他为什么要喊？

我和周晓苏站起来，越过遮挡探照灯光的大油桶，我们看到了6号沉井处的一团光亮中，那团光的中心就是耸立在河面上的打井机。这台叫做WUKAS的打井机，孤零零地竖立在河的正中央，它的操作系统，挂在自动挡位上，重达2500公斤的大锤头正在不停地工作。周边由三个探照灯组合成的一团光亮，一起把光铺在WUKAS的周边，把那台机器笼罩在它的光环中。

那团光亮，像一团火一样，在河面上黑色的空间里燃烧着，白亮白亮地仿佛漂浮在河面上，随着河水滚动。然而它又没动，只燃烧着悬在河面上，悬在黑黑的夜色中，如宇宙间的空洞一样深不可测，深

吕秋日的身体，被探照灯光照得通亮，只是已经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。吕秋日浑身都是泥浆，头发和脸也溅上了泥浆，这一块那一条，滑稽又丑陋。

到了无限！

直直竖立着 WUKAS 的机械臂，它的高度超越了探照灯发出的那一团光，固执地伸向了黑色的天空，看不到它的顶部，只看见沿着它的铁臂垂下的一根粗壮的钢丝绳，忠实地垂吊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头，有节奏地，凶狠地，一上一下永恒地锤击着。随着大锤锤击到沉井底部，钢丝绳便泄了劲，微微弯曲一次。咚！锤头落底的沉闷声音刚刚响起，钢丝绳立刻又紧紧地绷得像一根垂直的钢棍，再次吊起大铁锤。探照灯发出的光柱，在 WUKAS 轰隆轰隆地声响里，在大铁锤咚咚咚地锤击声音里，微微晃动，整个河套都在颤抖。

像交响乐里撞钟发出的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叮儿……的脆响，伴随着那大铁锤，伴随着晃动的探照灯光，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地响的很固执，但突然就听不见那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地声音了。

刚刚习惯了黑色的眼睛，被闪耀着的白光刺疼了，很不舒服。我便微微闭了闭眼睛，当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 WUKAS 忠实地工作的同时，也看到了正在沉井中粘稠的泥浆里挣扎的吕秋日。周晓苏也看到他了，并发出了一声尖叫。

吕秋日的身体，被探照灯光照得通亮，只是已经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。吕秋日浑身都是泥浆，头发和脸也溅上了泥浆，这一块那一条，滑稽又丑陋。伴随着 WUKAS 轰隆轰隆的响声，沉井里浓稠的泥浆仍然在大锤上上下下的锤击中，忽悠悠悠地涌动，吕秋日的身体，也随着泥浆的涌动在沉井里一起一伏。

我和周晓苏赶紧顺着便桥跑过去。在 6 号沉井处，我小心地踏着沉井四周流淌的黏稠的红色泥浆，地面上很滑。吕秋日两只手抠住沉井的边缘，头使劲地向上仰着，表情惊慌而恐怖。看得出来，他在挣扎着努力向上，试图把腿抬起来，攀上沉井的边缘，然后再爬出沉井。但是他办不到。沉井里浓稠的泥浆，随着大铁锤的惯性，上下翻滚涌

动，掺杂了大量黏土的沉井的水里，变成了质量细密的泥浆，它产生了强大的粘稠度和吸附力量。这样的泥浆可以裹起被砸成碎沫儿的岩石，可以粘住沉井深处周围的井壁，也一样可以阻止质量轻于岩石的肉体的漂浮，就像原始森林或大草地里的沼泽地，人一旦踏进去，只能是越挣扎越下沉，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。沉井的四周围，除了流淌着的红色泥浆，没有任何可抓住的牢固物体，虽然不远处有一只打捞碎石渣滓的沉重的大铁桶，但大铁桶离开沉井的距离远了一点。吕秋日即使可以伸出一只手，他也够不到那只沉重的大铁桶。吕秋日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没沉下去，是因为他紧紧地扼住了沉井的边缘的铁模板，那是使他能够坚持着继续活命的唯一物体。

修桥打桥桩孔的时候，总是要在打每一根桥桩的沉井前，用装满了土的草包做围沿，在河水里垒起一个大圆圈，用水泵不停地抽空中间的河水，然后在里边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坑，将一个钢板模具镶嵌在里面。桥桩的直径多大，这个模板的直径就多大，为的是将来给桥桩浇灌水泥的时候，桥桩在出水面的地方圆滑美观。当然了，桥桩的地基孔洞要想穿过河床水面，向纵深发展，必须靠这个钢板的大模具，来管束打井用的大铁锤的工作位置，那个巨大的铁锤只有被它约束着，才有可能直直地砸向地层的深处。

看到我和周晓苏来了，吕秋日扒着沉井的边缘喊着说，快把机器停下，把我拉上去！仍然是叮儿……叮儿……叮儿……的尖细声音。他喊话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仍然在随着沉井里涌动的泥浆一上一下地浮动。

周晓苏关闭了柴油发动机的阀门，山野间一下子就静下来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我慢慢地小心地走到沉井边，把手伸向吕秋日。可吕秋日两只手紧紧地扒着沉井的边缘，没有向我伸过来。他颤巍巍地喊着对我说：“你快过来，揪住我的衣服把我拉上去！”这时，他说话的

声音已经颤巍巍的了。

我抓住吕秋日工作服。他的衣服上已经浸透了泥浆，那泥浆黏糊糊地很滑，很难抓住。用小帆布制作的工作服，被泥浆水浸泡得又厚又硬，我用手把他的工作服使劲擦了擦，又用劲拧了拧，便向上揪他。可吕秋日浑身都浸透了泥浆，他变得非常沉重。我的脚下踩着的是黏滑的泥浆，站不稳，我拽不动他，又怕他的重量把我也带下沉井。

周晓苏看到我脚下站不稳，就大声喊着说：“郑白你别急，等我拽着你，你再把 he 拉上来。”周晓苏站到我身后，她又着腿，两只胳膊呈一字型展开，用一只手伸向我的腰间，用劲攥着我的腰带，另一只手拽着躺在泥浆里的打捞桶上的钢丝绳。“拽吧！”她说。

我们把吕秋日拽上来。我拽他的时候，看到他的眼睛越过我的身体，盯着后面的周晓苏，那目光有点怪，惶惑中充满了恐怖的神态。

吕秋日坐在沉井边上，浑身泥浆像只泥猴，他脑袋上也沾了许多泥浆，额头没有沾上泥浆的地方，汗珠儿清晰可见。他扭头看了看沉井，对我说，嗨，哥们儿，别把我撂这儿呀，赶紧把我再往边上挪挪。说着抬手抹了一把额头，泥浆便遮掩了汗珠儿，他把自己抹成了大花脸。

我小心地拽着吕秋日的双手，用劲把他拽了起来。我说你到围沿边上用河水洗洗吧，吕秋日说不洗，不洗，我——我冷！得赶紧找个暖和地方。周晓苏也过来要帮忙扶他，可吕秋日好像很害怕，他侧歪着身体躲避周晓苏，还用恐怖和仇恨的目光盯着周晓苏说：“别，别，你别过来！不用你扶我！”

我和周晓苏都感到十分不理解，多一个人扶着，不是更好么？可吕秋日不让周晓苏扶他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，“你别，你甭管，甭管我！”

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扶着他，离开了沉井处，走过便桥，把吕秋

日扶到工棚里，让他坐在一条用很长的木模板支搭的长凳上。

周晓苏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掉进去？”我也说：“是啊，你怎么会掉进沉井里去呢？你不是在围沿和石笼上捣鼓你那几个渔网和渔钩吗？要是掉，你也应该掉河里呀。”

吕秋日低着头，挥了挥满是泥浆的胳膊说：“你们别问了行吗？”停了半天他才接着说：“他妈的！吓死我了。你们把门关上行吗？我冷！冷！”

周晓苏过去把门关上，阻断了工棚与外界的连通，凉凉的秋风进不来，感觉屋子里暖和多了。但是这时候，吕秋日已经冷得支持不住了，他的身体已经抖起来，连他的头都在抖动，甚至可以听见他的牙齿打颤的声音。

周晓苏拿出自己的手绢，想给吕秋日擦擦脸上的泥浆，嘴里还说着：“自己也不注意点，多危险呀！你要是淹死了，我和郑白都说不清楚。”

可吕秋日不让周晓苏擦，他往后闪着身体，抬起手来拦着周晓苏。然后他问周晓苏：“你说，你刚才在哪儿？这会儿给我擦什么擦？假装好心！我不用你管。”

我和周晓苏都感觉吕秋日这么说话有点不近人情，人家帮你擦擦不是为你好么。周晓苏说：“我和郑白一直在一起，在岸边放油桶的地方坐着来的。我帮你擦擦脸上的泥水，怎么叫假装好心呀！”

吕秋日不信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就问我：“真的？”我说真的，我们俩想坐那儿歇会，然后准备给机器加油。吕秋日看看我，看看周晓苏，满脸困惑的表情，他张了张嘴，却没再说什么。我看到吕秋日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，就对周晓苏说，你背过身去，我把衣服脱给他换上，要不他一会就得冻坏喽。

秋天的夜里，山区里很凉，我们上夜班时一般都要多穿件衣服。

那天我穿了两件衣服，一件是工作服，另一件是穿在里边的薄绒衣。本来我是想把里面的绒衣脱给吕秋日，可看到他被冻得浑身哆嗦，就把两件衣服都脱下来，还脱下了穿在外面的裤子。我身上只剩下一条棉织的衬裤，再也不能脱了。即使这样，瘦瘦的衬裤仍然显露出我男性的突起，方便处的小开口，也被撑得咧开着，很难看。我感觉周晓苏已经向我的腿间偷偷看了几次，刚才让她转过身去，真是多余。

吕秋日换上了我的衣服，又让周晓苏帮他擦了脸，感觉好多了，但他还说冷！他两手抱着肩膀，不停地在原地跺脚，嘴里还吸吸吸地出粗气。我已经没有衣服可以再脱给他了，虽然我的身体很壮实，但光着上身，我也已经感觉到了凉。我知道，要是这么呆下去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也会坚持不住的。为了使自己保持一点热度，也为了遮掩我腿间突出的尴尬，我便拉着吕秋日，在工棚里蹦蹦跳跳地活动。我把身体的前面，尽可能地躲避着周晓苏，总是用后背对着她，嘴里却鼓励吕秋日：“活动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！”

周晓苏说：“真笨！咱们点堆火烤烤吧！你们先活动着，我去工地里去找点破苇箔、碎木头什么的，给你们烧把火吧，可别把吕秋日和你冻坏了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你多弄点来，快去！我这里有火柴。”

就在周晓苏要转身的时候，吕秋日说：“别！小周先别出去。你等等，我再问你一句：我掉沉井里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”

我挺生气地说：“吕秋日你有病了吧，不是跟你说了几次了嘛，我们俩一直在油桶那边坐着来的吗。你怎么不信？你掉沉井里，干吗老问小周在哪里呀。你是不是掉沉井里吓糊涂了？真是他妈的吕秋日犟脾气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俩一直在一起。周晓苏也说我们本来就一直在一起。”

听我的话有点急，吕秋日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：“你跟小周别瞎想，别误会我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虽然害怕，但还没被吓糊涂。可有句

吕秋日掉沉井里的第三天，我们施工的整个工地都停工了，全体工人集中起来，开会研究吕秋日掉沉井里的原因和工地停工的严重后果。

话，我又不能说。真是见了鬼了！要真是你们一直在一起的话，那，那——周晓苏你别自己出去！要去，咱们一起去！”周晓苏说：“怎么了，我没事，我去去一会就回来。”可吕秋日一下子蹦到门边，说：“你别去！”然后他在我耳边悄悄问我：“周晓苏刚才真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？”我说是啊。“你他妈的真病了，干吗老问这个问题？”他说，“那可真是见了他妈的鬼了！刚才我被吓死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反正是他妈的见了鬼了！”

听吕秋日这么说，我光着的上身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感到有股凉气穿透了我的灵魂。可我仍然说，没有的事，哪有什么鬼，准是你自己看花了眼。你要是不放心她一个人去，你等在工棚里，我和小周一同去。很显然，吕秋日被吓坏了，他说什么也不肯自己呆在工棚里。他说不行，我害怕！你们别走。我说：要是不弄点火，一会儿咱们都得冻坏的，我把衣服都脱给你了，现在我也感到冷了。要不咱们一起出去找柴火？吕秋日看了看我，眼光显现着无可奈何的神情，他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。于是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到河滩里去找碎木头。

## 二

吕秋日掉沉井里的第三天，我们施工的整个工地都停工了，全体工人集中起来，开会研究吕秋日掉沉井里的原因和工地停工的严重后果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我们无法说清楚，吕秋日怎么掉下去的谁也没看见，他自己说的过程就是原因。处理工地停工的后果也很简单，第一，流沙冲堵了那根桥桩的沉井，必须停下来，对那根桥桩的地基重新处理，得在深处安装一节甚至两节钢模板，来阻止流沙，尽快恢复施工。第二，吕秋日或者说我们责任心不强，给生产带来的损失，吕秋日还推脱责任，说什么看见鬼了，散布迷信的谣言，客观上影响了生产进度。



我们施工的地方在某市郊区的深山里，那是一个使用代号的工厂。为了保证工人们的安全，工厂的生产区、储藏区和生活区各自建在永定河两岸大山后面的不同地方，距离很远，修建这座大桥就是为了运输和工人们来往便利。当时叫苏联的那个国家，正在我们黑龙江珍宝岛和新疆塔城闹事，所以，这个工厂的建设速度，被提高到战备的级别。如此，由吕秋日掉井里引发出来的停工事件，就变得十分严重了。

开会那天上午，是个好天，没风，天空蓝得透明。这样的天气，正是施工的好日子，可是要开会！

吕秋日是床上抓到批判会现场的，押解他的人说，吕秋日听说要开会让他说清楚，就推脱自己有病，发烧了，躺在床上不肯起来。出事的第二天，吕秋日确实开始发烧，他的脸因发烧而呈红色，两只眼睛也明显地浮肿，目光呆滞，头发散乱，整个人没有一点精神。说他散布封建迷信，就是因为他发烧说胡话时说他见到鬼了。他说他掉沉井里不是故意的，是鬼把他给弄到沉井里去的。

但是没人听他的辩解。指导员说你病了？大桥的桥桩孔还毁了呢！你说是鬼把你弄到沉井里去了，这不是造谣吗。哪里有鬼？好几千度的探照灯照着，就是真有鬼，那鬼也不敢过去呀。谁在光天化日里见过鬼？依我们工人阶级看，你就是鬼！把他押到会场去！指导员把手狠狠地一挥，吕秋日就被几个年轻的工人从床上抓了起来。

批判吕秋日会场，设在我们宿舍的大工棚里。工棚的两侧，排放着四十多张木板支搭成的单人床，每两张床对接在一起。两排床之间隔开大约半米的距离，中间是一米左右的过道。开会的时候，我们五个班的一百多人都挤在这个宿舍里。所有的床上都坐满了人，有的人拿了马扎或小凳子坐在床与床的空地处。坐在床上的人，开始还正襟危坐，后来便散乱起来，有的人靠在被褥卷儿上，有的人扭着身体弯